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一卷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编译  
列 宁 斯 大 林

人 民 大 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

ISBN 7-01-001943-6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选集

N. A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024 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AKESI ENGESI XUANJI

(第一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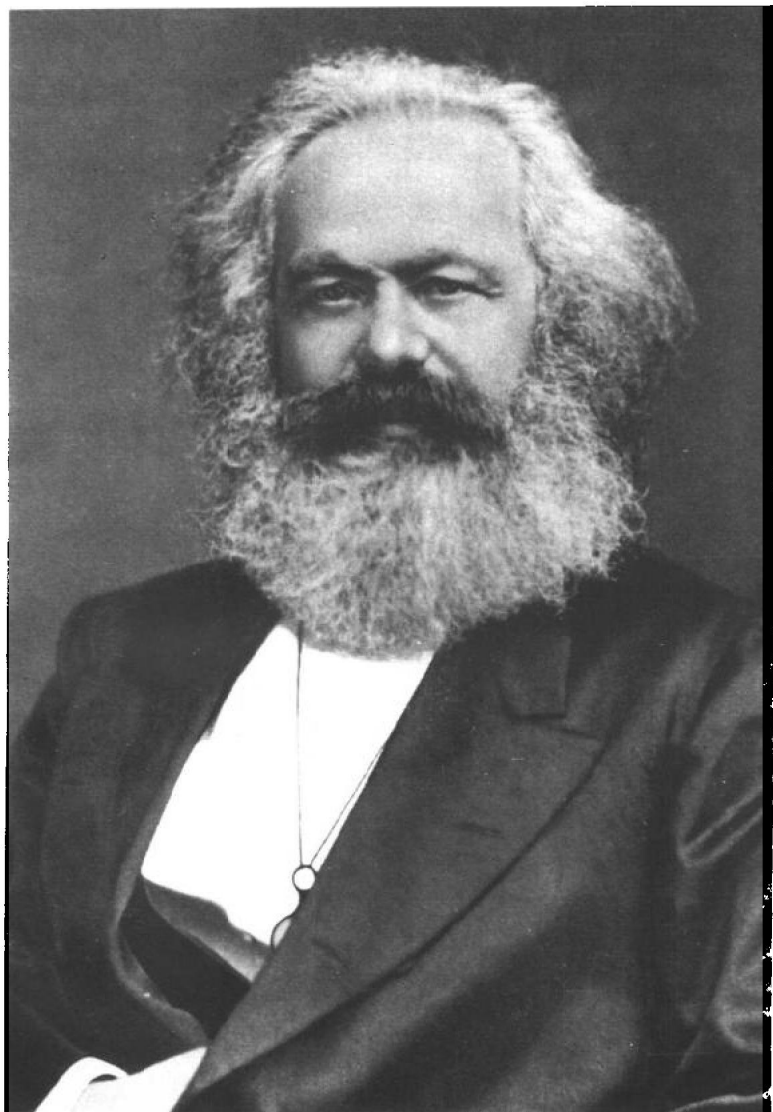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6月第2版 199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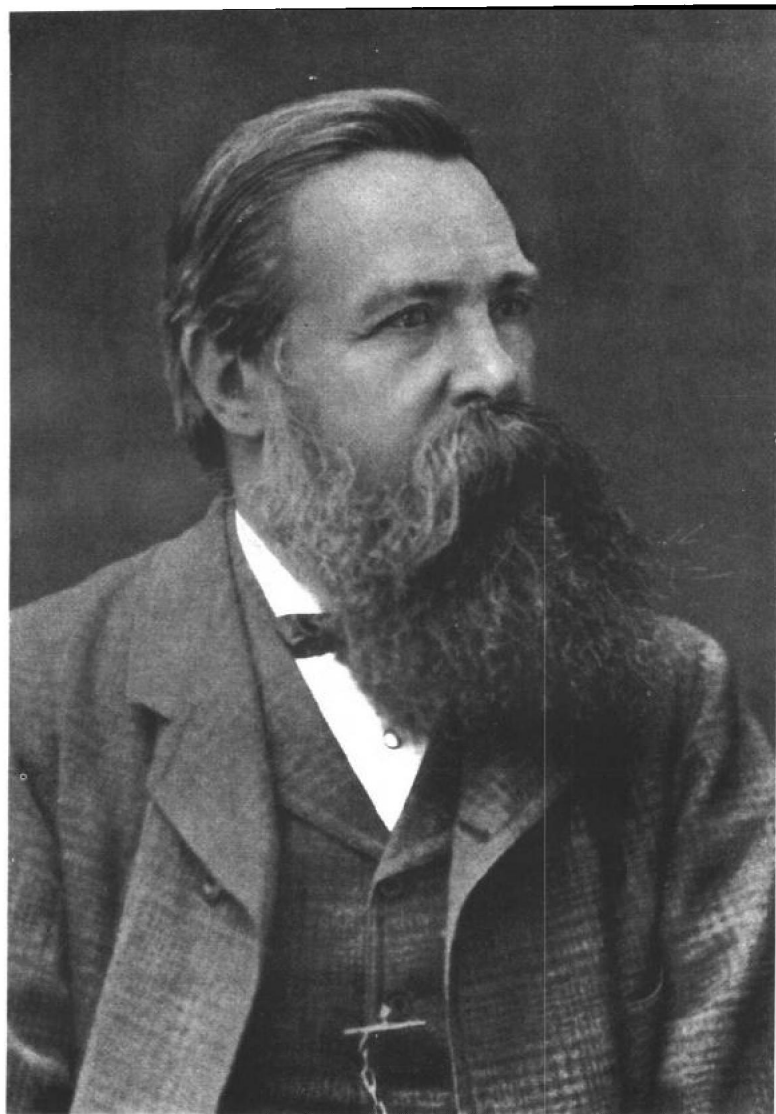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31.375 插页 2

字数:789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 7-01-001943-6/A·202 定价:40.00元



*Karl Marx*



*F Engels*

## 编 者 的 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出版于1972年，译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遵照中共中央决定，我们正着手编译全集第二版，预计60卷左右。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全书出齐需要较长时间。为了适应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需要，帮助读者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我们向读者提供这部内容更充实、译文更准确的选集新版本。

本选集对第一版所选文献作了调整，增删了若干篇著作和书信，特别是首次节选了马克思的基本著作《资本论》的相当多的篇章，以便更全面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本选集分为四卷。第一卷是1843—1859年的著作，第二卷是1857—1871年的著作以及《资本论》节选，第三卷是1871—1883年的著作，第四卷是1884—1895年的著作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编入选集的文獻一般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为方便读者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为某一著作写的序言、导言，一般同原著编在一起；论述中国问题的10篇文章以及从《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中节选的篇章，也分别编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按时间顺序集中编排在第四卷。

编入选集的全部文献都根据原文重新校订。

每卷正文之前刊有编者说明,正文之后附有注释、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和名目索引。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和方括号[]内的文字,都是编者加的;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凡未说明是“编者注”的脚注均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人名索引和名目索引的条目均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马克思恩格斯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  
列 宁斯大林

1994年8月

## 说 明

本卷选载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3—1859 年的著作以及后来他们为一些著作写的序言和导言。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开始尖锐。欧洲许多国家还面临反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1848—1849 年欧洲大陆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动摇了旧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反对资本压迫和封建专制，为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开始积极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是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在 19 世纪 40 年代上半期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并开始作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进行活动。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把自己的革命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847 年他们参与创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他们亲自参加了 1848—1849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失败后系统地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50 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制定



了剩余价值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本卷的首篇著作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1843年3月到9月期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批判,这对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自己说过,他的这一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见本选集第2卷第32页)。

在《导言》中,马克思力求指出人类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下获得彻底解放的途径并论证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他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这种革命变革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把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就必然推翻剥削制度的一切基础,从而解放人类。这样他就第一次表述了无产阶级作为旧制度的破坏者和新制度的创造者的历史使命的思想。

《导言》阐述了先进理论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见本卷第9页);“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见本卷第15页)这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著作《英国状况。十八世纪》,是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他在英国期间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写的。他

在这篇文章中概述了 18 世纪工业革命的过程,强调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对生产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他指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见本卷第 32 页),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见本卷第 35 页)。

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使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主要方面也发生了根本变革,以往存在的阶级和阶层解体了,作为它们生存基础的条件和关系破坏了,于是就产生了崭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篇文章不仅提出生产资料是进步的动力,而且还包含不同阶级和政党的利益冲突和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思想。

马克思从 1844 年起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阅读了许多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批判地研究德国哲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初成果。在本卷选录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一节中,马克思把德国哲学广为使用的异化概念用来分析社会关系,把它同私有制的统治和由私有制的统治所产生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由此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包含四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其次,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工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工人在劳动中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再次,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成为仅仅维持他个人生存的手段。最后,人同人相异化。

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异化、首先是劳动异化的基础和原因,又是劳动异化的结果,他得出结论说,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

能结束异化劳动,克服异化才会消除产生私有财产的条件,并由此更加深刻地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见本卷第 51 页) 异化劳动的观点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占有他人的雇佣劳动理论的最初表达形式。在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以后,他已很少使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 1844 年 8 月底在巴黎会面以后,由于观点完全一致,结成了亲密的友谊。1845 年秋—1846 年 5 月他们在布鲁塞尔为了制定新的世界观,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还写了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中心思想是革命实践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忽视实践作用的缺点,说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是否可知,人们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证明。他还指出,人的革命实践既改变其周围环境,也改变人自身。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指出人的本质不是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纲》的最后一条即第十一条揭示了新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本卷第 57 页)

在本卷节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中,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一次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生存,为此人们首先需要衣、食、住和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东西,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他们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这个矛盾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已经变成桎梏的原先的交往形式被一种新的、与更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所取代。这种新的交往形式一旦不再适合发展着的生产力而成为桎梏,就又通过革命被另一种更进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引起历史上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更替。这种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它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

作者还考察了政治上层建筑的领域,特别是国家和法对所有制的依赖关系,揭露了国家的阶级实质,提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他们还阐述了社会意识对物质生产过程的依赖关系,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见本卷第73页)。同时还揭示了社会意识的阶级性,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结论。他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要废除私有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和阶级本身。为此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本章还概述了未来共

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私有制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统治将消失；随着阶级和分工的消灭，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将消灭；劳动将变成自由人的真正的自主活动；个人的才能将得到全面发展。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针对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写的。蒲鲁东的观点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要求。他不主张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主张取消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保留小私有制。他企图在保留资本主义基础的条件下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并反对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在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有较大影响，客观上成为新世界观传播的障碍。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也是为了帮助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同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在本卷节选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一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蒲鲁东方法论的根本缺点，批评他研究社会现象时所采取的形而上学态度，批判他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杜撰抽象范畴、滥用黑格尔辩证法的错误做法，指出观念、科学抽象、逻辑范畴不应当是思想的随心所欲的产物，而应当是现实过程的反映。马克思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力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资料，而且还包括劳动者本身，同时说明“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见本卷第194页）。马克思批评蒲鲁东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的错误观点，论述了罢工斗争和建立工人同盟的作用，指出这是促进工人团结、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的手段。马克思提出了关于政治斗争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他写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见本卷第194页）。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与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卡尔·海

因岑进行了论战。海因岑经常用大喊大叫的空谈来代替真正的革命宣传，他号召德国人立即举行起义，惩治他认为是万恶之源的君主等等，同时攻击德国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在《德意志-布尔塞报》上发表了两篇题为《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的文章，指出海因岑的鼓动活动非常有害，只能败坏民主运动的声誉，驳斥了海因岑关于共产主义者使民主阵营发生分裂的胡言乱语，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民主运动的策略，强调共产主义的最近目标是争取民主，并在争取民主斗争中同民主主义者共同行动。他指出：“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见本卷第205页）。

恩格斯驳斥海因岑认为共产主义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的错误观点，指出共产主义是随着生活本身的要求而产生的，它不是教义，而是社会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本卷收入的马克思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所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揭穿了资产阶级关于自由贸易的欺人之谈，指出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是虚假的，是用来欺骗群众的工具，贸易自由不外是资本发展的自由。他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驳斥了所谓自由贸易引起的国际分工有利于殖民地国家的谬论，说明殖民地统治是由资产阶级的剥削欲望造成的，这种欲望既引起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又造成一国牺牲别国而致富的贪心。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性文件。1847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要求，加入了同盟，并协助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决定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通过了由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同年10月底—11月恩格斯在《信条》的基础上写成纲领的新草案《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1月底到12月初，同盟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供发表的纲领，这就是《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原理》用问答式形式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说明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过程、工人阶级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前提，提出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目的；阐明了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要求是废除私有制以及废除私有制的途径；根据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内在矛盾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代替的必然性；说明了共产主义同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和共产主义者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还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

《共产党宣言》是在《原理》的基础上写成的，它吸收了《原理》的基本内容，抛弃了它的问答形式。《宣言》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原理，以唯物史观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相作用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宣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自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来，以往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它着重分析了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过程，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

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不到 100 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以往整个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并说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本身的作用在客观上为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准备了条件。

《宣言》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论证了无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最重要条件，同时比较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见本卷第 294 页）。

《宣言》奠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础。它强调指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的必要条件。它说明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宣言》规定了党的纲领和任务，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见本卷第 285 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见本卷第 293 页）。《宣言》还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本



卷第 294 页)。

《宣言》剖析了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流派,揭露了它们的理论错误和阶级实质,从而划清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与所有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

《宣言》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以及基本策略思想: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宣言》庄严声明:“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见本卷第 307 页)《宣言》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

本卷还收入了后来不同时期写的《宣言》的七篇序言。在这些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尽管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本卷收入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 40 年代后半期继《哲学的贫困》以后第二部篇幅较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以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实质,说明这些关系的对抗性质以及劳动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的根​​本对立。马克思在考察这种剥削的机制时指出,通过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资本家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见本卷第 347 页)。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于完成“劳动力”商品这一重要发现。